



老妈是亲友群的快乐之源

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，有位老人总是在亲友群发一些自以为有用链接，可群里的亲戚们各忙各的，没有人理会，这位玻璃心的老人气愤退群。我想到了老妈，她几乎每天都在亲友群里发链接，“活跃指数”相当高。她发的链接，多数情况也没人回应。不过她心态特好，照发不误。

前短时间，老妈发了一条颈椎保健操的视频，照样好几天没人理。谁知多少天后表妹忽然“艾特”老妈：“大姨，您前几天发的颈椎保健操真不错，我连着做了几天，感觉颈椎好多了……”这句话让老妈大受鼓舞，跟我说：“瞧见没，亲戚们不是不看我发的链接，是因为太忙了顾不上回复。”

后来老妈的转发热情高涨，有时一天就发好几条，大部分都是养生知识。表弟终于忍不住说：“大姨，您发的这些养

生知识，很多都是假的，不科学的，不能盲目信这些东西。”老妈恍然：“看来网上的东西还得筛选一下，有些是糊弄人的。”我跟老妈建议：“您可以发点搞笑视频，给大家解解压。”

老妈觉得我这个建议好，立马采纳。她刷抖音看到什么搞笑的视频，立马转发到亲友群。那天她发的视频特别搞笑，两个表弟都回应了大笑的表情。老妈很开心，能给亲人们带来快乐，就是她最大的幸福。老妈发链接开始以搞笑视频为主。她刻意选一些跟年轻人有关的内容，为的是照顾到群里的晚辈们。渐渐的，她发的搞笑视频成了群里的快乐之源。

老妈还会自我拓展家人喜欢的内容。比如她把老相册翻出来，挑选有年头的照片，按我教的翻拍下来，放在群里与大家共情。老相册上面的照片有不少是几十年前照的，有的都成了老妈珍藏的“绝版”，别的亲戚家已经没有了。老妈把这些照片拍下来发到亲友群，群里沸腾了。“瞧这张全家福，咱们家的人都聚齐了。

了，上面好像没有大舅……”“大舅是拍照的，那年大舅借了同事的照相机，自己买了好多胶卷，给咱们拍了不少照片。”“对，有的照片我家原来也有，后来搬家给弄没了。还是大姨细心，把这些照片都珍藏着。”“小勇，快看你小时候，像个瘦猴。那时候你七八岁吧，哈哈……”“对，那年我8岁，现在38岁，一转眼过了30年了……”老妈发的老照片，让我们来了一波“回忆杀”，亲人们感慨万千。老妈最后总结说：“不管过多少年，咱们还是快乐一家人。”大家都表示同意。群里有了老妈，亲戚间的关系明显又近了不少。当然这跟老妈把群里每个人的诉求都放在心上也不无关系。有时某个亲戚需要拉票，把链接发到群里。见大家没动静，老妈会“艾特”所有人，把链接重新发一遍。直到群里出现“点赞啦”“投票啦”，老妈才会作罢。

老妈是“快乐一家人”群里年龄最大的长辈，大家尊敬她，喜欢她。而她每天为亲人们炮制快乐，自己也收获了满满的开心。王国梁

那碗汤

厨房的声音消失了。我关掉了电脑，已经到了凌晨一点。客厅里的小灯还亮着。灯下的饭桌上，依旧摆着母亲盛好的、冒着热气的番茄鸡蛋汤。

“给你留了汤。”母亲的声音从卧室门后传来，带着一点轻，也带着一点小心。我口头应了一声，但心思完全被文案构思缠住了，无法抽身。那碗汤，最终还是被我遗忘了。

母亲从卧室走了出来，看了看桌上那个没被动过的保温饭盒，嘴唇动了动，最后还是没说什么。她默默地端起那碗汤，转身进了厨房。

第二天傍晚，我在开会的时候，母亲发来短信：“汤已经热好了，回来吃吗？”我回复：“在开会，不回去了，我点了外卖。”发送前，我又加了个笑脸。好像这个笑脸能填平什么。屏幕暗了，我接着开会。我不知道，家里那碗热好的汤，正一点点冷透，像被丢下的拥抱。

这样的事，成了我和母亲之间无声的拉扯。她总热着汤，我总发着外卖的图片。那些图片，像冰冷的牌子，标着我的忙，也隔开了我们。直到有一次，我看她戴着老花镜，笨拙地划着手机屏幕，把我那些外卖的图片，一张张放大，看了很久。她的眼神空空的，像在认一种看不懂的字。那一刻，我喉咙像堵住了。

那个周末，我推掉所有事，回家陪她吃饭。推开门，一股淡淡的焦糊味。母亲站在厨房，对着冒泡的砂锅发愣，手里捏着块抹布。火还烧着，汤早熬干了，锅底焦黑。她回头看见我，眼神里闪过茫然无措，接着是更深的难为情。“我……我就想擦擦台子，擦着擦着就忘了……”她小声说着，手指绞着抹布。那眼神里的空和慌，像根冰冷的针，猛地扎向我。

后来，母亲被医生说是记性变差得厉害。她开始忘关水龙头，忘掉刚说的话，有时还会叫错我的名字。但只有煲汤没变。每天中午，不管我在不在，那碗汤都在桌上。只是里面的汤，有时淡得像水，有时咸得发苦——她记不住放多少盐了。

有一天深夜，我加班回去，家里很静。餐厅灯亮着，母亲趴在桌上睡着了，白发在灯下像层霜。桌子上放着一碗汤。我轻轻走过去，想拿开，她却醒了，嘴里模糊地说着：“……汤……热着……等你……”

我在她旁边坐下。那碗汤不知热了多少次，还有余温。我轻轻掀开盖在碗上的盘子，一股温热散出来。我拿起勺子，舀了一勺有点浑的汤，喝下去。太咸了，还有点糊味。可这又咸又苦的味道，一下子惊醒了我的麻木。眼泪毫无防备地掉进汤里。

原来她一直记着的，根本不是汤的味道。她记着的是灯下等儿子回家，汤凉了热，热了又凉，把等待都熬进汤里。她笨笨地跟遗忘斗，跟时间斗，就为了守住“等儿子”这件事。

深夜的餐桌前，我捧起那碗汤，一口一口喝光了。那味道卡在喉咙，沉进心里，成了我往后日子再也化不开、也永远不想丢掉的东西。

白炽灯冷冷地照着空碗。明天，她大概又会把它装满，静静地等着，一遍遍加热那份盼望。就像我看过的一个短视频：一个年轻人因为生活忙碌、社交频繁，错过了对父亲的陪伴，待他醒悟过来时，父亲已是白发苍苍，步履艰难。屏幕上的字格外醒目：“别让岁月做神偷，陪伴成遗憾。” 赵启民



孙子“接”我放学

在时光的长河中，生活的点滴如同璀璨的星辰，点缀着我们的日常。而我家，就有这样一颗特别的“星星”，那就是我上三年级的孙子。

平日里，接送孙子上学放学成了我生活中一项重要的“任务”。每天清晨，我早早地起床，准备好早餐，然后牵着孙子的小手，穿过清晨的街道，去往学校。

放学时，我更是早早地等候在学校的门口，眼巴巴地望着那一群欢快涌出的小身影，直到看到孙子才心里踏实欣慰。这份日常简单而又温情，就像一首悠扬的旋律，在我和孙子的生活中循环播放。

前不久，社区免费开办了一个老年美术班，每周六晚上7点到9点上课。这个消息对我来说，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我从小就对美术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小时候常常在纸上胡乱涂鸦，梦想着有一天能画出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如今，年纪一大把的我听说社区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，而且周六也不需要接送孙子上学，便毫不犹豫地报了班。

周六晚上，我怀着期待的心情来到了美术班。教室里充满了艺术气息，老姐妹们个个精神焕发，仿佛回到了青春岁月。然而，正当大家全情投入地学画时，窗外传来轰隆的雷声，紧接着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下来。我一下子慌了神，出门太急，竟然忘了带伞。看着窗

外越下越大的雨，心里不免有些着急要怎么回家。

心不在焉地等到下课，我和姐妹们一同走出教室，雨还在哗哗地下着，没有丝毫要停的意思。大家正七嘴八舌地互相询问要怎么回时，我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我的孙子。他手中拿着一把伞，正焦急地四处张望着，看到我出来，立刻小跑过来，把伞塞到我手里，然后自己又跑到另一边，帮我遮着雨。那一刻，我的心一下子被温暖填满了。

跟我一学习的老姐妹们看到这一幕，纷纷给孙子点赞道：“平时每天都是你奶奶接你放学，今天却是你来接奶奶放学，真是个懂事的孩子。”

我紧紧地拉着孙子的手，感受着他手心的温度，心里满是感动。

曾经我以为自己是孩子们的依靠，现在看来我们是彼此的依靠，有了他们的陪伴，相信我的晚年生活会一直温暖幸福下去。 苏应纯



母亲已走过葱茏岁月

前年父亲住院，要不是去看父亲，我竟没发现母亲会老得这么急。也才70岁的人，远远看去就像屋前的老枣树，被岁月剥蚀得日渐枯萎。

带母亲看过父亲后，我们坐摩的去菜市场。难得来弟弟家看父母，心里总过意不去。钻进市场一通采购，想在回去之前给他们做几顿好饭。怕母亲跟着累，就让她在菜市场门口等我——就像小时，我站在某个地方等她那样。我来不及货比三家，匆匆买好出来，见母亲正慌张地四处张望，直等我走到她身边招呼，才安下心来。

并肩往回走，我的步伐已经放慢很多，她还是经常被拉下，我不得不停下等

她。而以前，她挑着大担的稻谷还能在窄田埂路上健走如飞。

从水果摊往家走，母亲告诉我，有回卖水果的女人怨她光看不买。她委屈地嘟囔：“我是想买的啊，不过动作慢一点……”我疼惜地瞥了她一眼，母亲曾经砍价是多么利落。

从前，母亲的记性好，包括亲戚们的生日。现在她走出小区就会迷路，幸好弟弟在她手机装了定位服务。她记忆力的下降更体现在吃药这事上。

吃了几十年的药，如今母亲连饭前饭后吃都分不清；有时刚吃过药，又到处找药瓶；怕忘了，就把药在手心攥着，甚至提前含在嘴里。记得我小时候，院子里的柚子结了多少个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弟弟一家忙于生计，我又远在老家。父亲住院倒不需要人照料，母亲吃药却成了问题。我就叫她拿出药，像她教小时的我认字一样，一遍遍耐心地让她记下。末了，还让她复述一遍。我问她：“记住了吗？”她不高兴地说：“我哪晓

不得，吃了那么多年的药了，我会记不到？”可她接下来还是会忘。

不过，说起几十年前的事，母亲却记得真切。谁养的母猪下的崽多啦，生我弟弟时，谁谁没去看望她啦，我小时有一次过水沟摔了一跤，起了个大包啦……

她只会接电话，不知道未接来电是怎么回事。她往往把手机无意中调成静音，有时我们打很多电话急得不行，她浑然不知。

而这些年，我总以忙为由，很少去看他们。自欺欺人地以为母亲还像年轻时一样能干、有活力。

原来我不经意间，母亲已走过葱茏岁月，不复年轻时的生机。

现在我经常打电话叮嘱母亲吃药，和她拉家常，试图唤醒她逐渐沉睡的记忆。每次她接到我的电话，就高兴地喊着我的小名，声音传出的愉悦，让我感觉母亲依然年轻，如老枣树又发出了嫩芽；她的谈吐，思维依然那么敏捷，似乎岁月并没有走太远。 李红梅